

徽州杭州两座名城一江相牵，处出了一种怎样的关系

源头活水出新安，百转千回下钱塘



袁华明 媒体人

道光十六年(公元1836年)，13岁的胡雪岩孤身外出闯荡，到杭州当学徒。当时的徽商到杭州，可以选择沿着徽杭古道前往，也可以选择水路顺钱塘江直抵杭州。无论哪一种，皆很费时。

2019年1月4日，杭州市党政代表团搭乘高铁赴黄山考察，举行区域合作工作交流座谈会，签署“1+9”合作协议，当天下班前即赶回杭州。

历史上，杭州和徽州就有着密切的交往，随着杭黄铁路的开通，两地之间除了古代的水陆两条通道、十多年前通车的杭徽高速公路(黄山方面称为“黄杭高速公路”)之外，又新增一条通道，而且是最快的通道。这两座旅游名城牵手前行，处出了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
杭黄缘分“一江牵”

“浙江水出三天子都。”此处“浙江”系浙江省最大河流钱塘江的古称，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。最早提出钱塘江源头的是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该书简略地提出浙江“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”。《后汉书·地理志》又提出“浙江出歙县”。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肯定了《汉书》中的说法，在《水经注》中明确指出“浙江水出三天子都”。一条钱塘江，黄山在上游，杭州在下游。

相较于驴友们所熟悉的徽杭古道而言，徽杭水道名气可能要小一些。从徽州出发，经过深渡古镇，当年很多徽商就是从这里通过水路顺钱塘江而下前往苏杭，再经运河勾连的各大水系前往全国各地的。如今隐秘如世外桃源的深渡古镇曾是徽州通往浙江的水上咽喉，亦曾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，也可以说是徽商的起点之一。

“源头活水出新安，百转千回下钱塘。”襟江带湖，古时杭州和徽州的交往，恐怕都离不开这条水道；如今，杭黄铁路建成通车，两地时空距离再度缩短。有意思的是，从地图上，新建成的杭黄铁路是一条“贴”着钱塘江而建的高铁，似乎是对杭黄两座城市“一江相牵”的一种呼应。

黄金旅游“一线连”

一头是“浓妆淡抹总相宜”的人间天堂，一头是“黄山归来不看岳”的第一名山，中间还有千岛湖、西递宏村等众多独特旅游资源、特色经济产品，杭黄铁路就像一根项链，一下就把这些原本散落的资源“珍珠”串了起来，让杭州—黄山这条新的经济带充满了想象空间。杭州和黄山都是著名的旅游城市，都有享誉世界的经典旅游品牌，打通杭州至黄山的交通动脉，将这条黄金旅游线串珠成链，其叠加效果将发挥出乘数效应。

本世纪初，杭州就提出了“城市东扩，旅游西进，沿江开发，跨江发展”的发展思路，大力推动杭州旅游西进，而这一场“西进”就是沿着钱塘江布局的，实际上也为杭黄两地在旅游方面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
如今，杭黄两地也明确借势杭黄高铁的开通，打造皖浙世界旅游目的地，不仅要延续拓展G20旅游优惠政策，还要打造杭黄世界遗产经典游、“名城—名江—名湖—名山—名村”产品路线。这种优势叠加的做法，更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，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的增长点。

旅游当然是杭黄之间的共同议题，实际上杭黄之间已经不仅仅是旅游上的合作，也包括其他产业。例如近年来杭州不少企业——尤其是民营企业已经开始转移到黄山市各经济开发区，浙江大学也已在黄山设立了工业技术转化平台。因旅游合作而延展到全方位深层次合作，是杭黄两地融合发展渐入佳境的真实写照。

融合发展“一家亲”

和很多城市之间“相爱相杀”不同，杭黄两地一直都以一种竞合的方式互补共进，更像是一对难得的“好兄弟”。

2018年10月25日下午，在杭州都市圈第九次市长联席会议上，黄山市正式加入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协调会，黄山周边，还分布着南京都市圈、合肥都市圈等，但为何黄山独独钟情杭州都市圈？黄山市给出的答案是：因为情谊，也因为未来。进入新世纪后，两地的经济、文化、交通、民生交流，更是与日俱增，更加密切。

在黄山市近三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均提到了融入杭州都市圈的内容，如2017年提到推动产业融合、政策协同，加快融入杭州都市圈，形成双向互动、内外联动的全面开放新格局；2018年提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，加快融入杭州都市圈；2019年则提到要落实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实施意见和杭黄两市“1+9”战略合作协议，主动对接都市圈新一轮总体规划等系列专项规划，全力推进杭黄同城化建设步伐。此外，今年初，黄山市还出台《关于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的实施意见》。

通过融入杭州都市圈，特别是杭黄铁路的开通，黄山接轨上海又多了一条快速通道，沪杭黄发展轴的分量将更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黄山近年来主导了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创新试点，在经济转型升级、城镇化推进、文化保护弘扬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。杭州作为长三角黄金南翼，黄山作为长三角纵深腹地，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像我这样的黄山旅游业从业者大多对2016年“G20峰会”期间杭州游客挤爆黄山景点的场景记忆犹新。当时，黄山市所有55个A级以上景区景点对杭州市民免门票，使得杭州市民前往黄山旅游的热情极大释放，一周内有80多万的杭州游客分布在黄山市的各个景区。平时，黄山茶林场的游客以上海、合肥、南京人为主，但在那一周，我们的平均客流量增加50%，杭州人成为绝对主力。

由于山多田少，交通不便，为了求生存、图发展，长期以来，黄山人走出去的路径正好与杭州游客涌入黄山的路径相反。而这种流动方向的转变，似乎是杭州与黄山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暗喻。

南宋迁都临安(今杭州)后，处于京畿之地的徽州，借助区位优势，经济结构重心由原来的农业、手工业向商业经济逐步过渡转移，杭州便成为徽州人经商人仕的重要进出口与文化交流的平台。明清时，为获得换取粮、盐的货币，徽商们会带上徽州的特产和特色手工业产品，选择陆路(徽杭古道)或水路(新安江)顺流而下东进杭州。

由于从陆路外出要经过崇山峻岭，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，走水路就成为徽商外出的首选。“源头活水出新安，百转千回入

钱塘”，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境内六股尖的新安江，经徽州大地一直东流南下注入千岛湖，经浙江省淳安、建德后向东流入富春江、钱塘江，最终汇入东海。一江碧水，成为两地情感交流的纽带与经济连接的桥梁。

徽商的崛起、兴盛，离不开新安江水的哺育，更离不开杭州这座千年古都提供的资源与平台。徽商功成名就后，又会溯流而上，花重金回家乡捐建祠堂、私塾、书院、修桥、筑路，至今保留的众多徽派建筑，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。与此同时，杭州的兴盛繁荣也离不开钱塘江水的滋养、浸润，作为上游的新安江，是其根基，是其源头，同样为杭州的经济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可以说，新安江是黄山、杭州两地人民共同的母亲河。

随着近代商业交流、人员往来的频繁，新安江沿途的山水也给文人雅士们留

【长三角两地书】

——黄山人看杭州——

仙境天堂，情愫始终割不断

高道春 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场长助理

下极深的印象。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于1934年5月与林语堂、潘光旦等几个著名的文化人从杭州来徽州游览，走的是1933年10月建成通车的老徽杭公路，并在当时的歙县、屯溪停驻，对徽州山水不吝赞誉。郁达夫曾作诗一首《屯溪夜泊记》记之——“新安江水碧幽幽，两岸人家散若舟，几夜屯溪桥上梦，断肠春色似扬州”。

时光斗转，时至今日，徽杭高速公路、杭黄高铁相继通车，不仅将两地时空距离大幅缩短，也带来了新安江库区移民幸福感的提升。在与一位黄山同事的交谈中，我得知其父辈上世纪60年代从千岛湖移民至黄山，曾经想回老家淳安走亲访友，往往需要乘中巴车走公路至歙县深渡，然后乘船沿新安江至千岛湖，再转乘县内交通工具至淳安县亲友家中，至少需要七八个小时；2006年徽杭高速通车后需要三个半小时；现在乘坐杭黄高铁，2个小时左右

就到了，不仅时间上大大缩短，探亲的旅途也更加舒适。

在国家大力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，作为曾经的水路新安江以及陆路徽杭古道，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使命。2018年10月，新安江百里山水画廊项目被列入黄山市打造旅游新名片重点工程，沿着新安江水脉的皖浙1号公路风景线建设也同步正式启动，力争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。徽杭古道则将打造成为杭州、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旅游爱好者的户外徒步天堂。全域旅游产业政策的推广与带动，让新安江沿线的乡民享受着政策发展的红利，逐步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快速路。

如今，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进程中，便利、舒适的交通环境，特别是在2018年10月杭州都市圈第九次市长联席会议上，黄山市被正式纳入杭州都市圈的成员，让黄山、杭州两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脚步走得更加坚实有力，产业不断融合，彼此联系更加紧密，为黄山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，“共享一个圈”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。

从奔流不息的新安江水，到杭黄高铁大动脉，不同时代的交通联系方式，让“人间仙境”的黄山与“人间天堂”的杭州始终保持着割舍不断的情愫。两地归属不同行政区域，却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



——杭州人看黄山——

回到徽州，便是回到乡愁

周华诚 作家

多，虽航行不易，但在过去千百年陆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，这条水路无异于安徽南部对外联系的黄金通道。

自南宋定都临安之后，徽州的木材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往下游输出，形成了徽商里的一支，即木材商人。徽州的木材商人，会在每年冬季入山伐木，待到来年梅雨季节河水大涨的时候，利用水力，运载出山。其中的大部分由新安江运至严州，然后转销各地。

取道溪流，用水力运送木材，山里人叫作“放排”。

山道阻且长，“放排”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运输方式了。砍伐下来的木材，肩扛、牛拉，运输到河边，再将木材用藤条、篾缆、铁链等编扎成排，推入河中，木排便浮在水上，顺流而下。多的时候，十几排、二三十排木材连缀成长龙，中流击水，甚是壮观。

新安江、富春江及至钱塘江面，不仅往来行旅之人甚多，竹木、土产都经由此水道抵杭州、上海，或部分经京杭大运河北上。苏浙地区，或乃至沿海地区的盐、丝绸则由此水路通道，一直进进山里。这是一条沟通着徽州与杭州的黄金水道。“新安江—徽杭古道—大运河”，“徽州—杭州—扬州”，水路与陆路结合，这一条徽商文化线路，一端维系着水墨青山环抱的徽商故里，一端连接着具有巅峰意义的商业文明的所在地扬州。在这条线路上的各个地域，都开始受到文化交流的滋养。

徽州的文化，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

已。可以说，杭州的现代、时尚、资源与城市氛围是他脱离不掉的根，心向田园、回归缓慢生活的理想，又是每个都市人内心都有情愫。

在杭州与徽州之间的往返，就像是一个隐喻，通过三小多小时的转换过程，可以从焦虑、高效、先进的城市节奏，切换到缓慢、悠闲、古老的乡村节奏中。当他在那个稍稍封闭、晒着太阳慢慢让自己有点懒散的时候，又可以通过回到城市，给自己补充能量、增加动力。这样一次次的切换，对于他来说，无异于一次次文化差异性比较，同时在这种比较中，引发思考，明晰路径。

后面的结果，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徽州因为出现那么一座美好的生活空间而令当地人大大感惊喜，也吸引了无数外部的目光。可以说，那个民宿的存在，是一次城市文化的回流，也是一次乡村文化的滋养。当朋友把这个项目完成，进入良好运行轨迹之时，2018年底，他又把大部分时间抽离出来，回到了城市。但是现在，他依然会时不时地回到老徽州去。因为那里的节奏已经浸润入他的血液，也可以说，徽州的文化与生活样式，已经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了。

很难说他更喜欢哪里——是作为城市的杭州，还是作为乡村的徽州。

从前的水路流离，陆路坎坷，使得徽州千百年来留下了极为完整的风貌。犹如那一道最为著名的徽菜代表“臭鳜鱼”，是在当时的经济、交通等社会状况与饮食存储条件下产生的菜肴。但时至高铁时代的今日，各种外部条件已然改变，“臭鳜鱼”的鲜香依然令人念念不忘。高铁拉近了杭州与徽州的空间距离，也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心理距离。这种速度感的提升，带来了更为便捷的交流。

在我看来，一方面，徽州具有的传统文化基因，会在高铁为代表的这条现代路径上得以更大范围传播；另一方面，现代时尚的城市文化与人流，也会给徽州这古老中国的传统样本注入新鲜的活力。